

刘振东 孔庆常 编撰

论语类纂

山东友谊出版社

刘振东 孔庆常 编撰

论语类纂

山东友谊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济南

论语类纂

刘振东 孔庆常 编撰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曲阜市新华印务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三十二开本 七·三七五印张 七十千字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551-771-1/B·7

定价：七元

编辑说明

《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学说的基本材料。由于它成书于孔子既卒以后，是其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根据自己的记录「相与辑而论纂」而成，虽然有些篇章的内容有一定的侧重点，但从整体上看，基本属杂纂性质，不但整部书而且书的每篇都缺乏条理性和系统性。这虽然不影响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孔子思想学说的性质，但在对其某一侧面进行专题性研究时，总免不了翻检之劳。基于这种考虑，为了给研究者和读者提供方便，我们编辑了这部《论语类纂》。

这部书的基本做法是：打乱《论语》原来的篇章顺序，根据《论语》内容，归纳确定二十二个专题，把有关的章节都集中在每个专题之下。这样做有它的好处，即每方面的内容相对集中起来，翻阅时可以一目了然，但也存在割裂和重复之弊。所谓割裂，是指原来的某些章节，往往涉及几方面的概念，作综合性的论述，如《述而》中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讲的是孔子总的理想追求，而我们在编辑时，不得不把

「道」、「德」、「仁」、「艺」分归不同的专题，所谓重复，是指如上章涉及到几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在编辑时为了照顾章的完整性，又不得不让它在不同的专题下重复出现。世界上的事物都存在两面性，顾此失彼是难免的。

为了给研究者和读者提供方便，每个专题之下，于《论语》本文之后，我们又摘编了若干种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孔子有关的言论，作为附录。这些文献仅限于《左传》、《国语》、《孟子》、《荀子》四种。之所以如此，是考虑到《庄》、《墨》属于对立学派的作品，其中所引孔子的话，不尽符合实；《易传》所引依托性比较明显；而成书于汉代的大小戴《礼记》、《韩诗外传》、《公》、《谷》传等，所引孔子的话，真伪错杂，需认真考辨，非这本资料书所能胜任。

在每个专题下，我们把原本《论语》中提到有关概念的章节全部集中了起来。但是同一概念，在具体运用中内涵上有很大的差别，如同是「道」，有的是指「道路」，有的是指一般的方法、原则、措施，有的是指最高的原则和理想，同是「知」，有的相当于「智」，有的则指「知识」，有的又作「知道」讲。诸如此类，我们在编辑时，为了照顾全面性，皆不加区别的集中起来，其具体含义，由读者自行鉴别。

《论语》的流行版本很多，不同版本之间存在个别异文，分章断句也有不同处，本书以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四书章句集注》为据，进行编纂。

编者

一九九四年三月

目 录

一	论道		一
二	论德		一二
三	论仁		二〇
四	论义		三二
五	论礼		三九
六	论知		五〇
七	论信		六四
八	论忠恕		七〇
九	论孝悌		七四
十	论友		八〇
十一	论言行		八五

十二	论志	九六
十三	论其他品德	一〇〇
十四	论天、命、鬼神	一一五
十五	论君子	一二三
十六	论教学	一三九
十七	论文艺	一四八
十八	论政	一六〇
十九	论人物	一七七
二十	自述	一九七
二十一	记行迹	二〇九
二十二	记评价	二一八

一 论 道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学而》）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八佾》）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子曰：「参乎！我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里仁》）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缲纆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公冶长》）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雍也》）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述而》）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笄豆之事，则有司存。」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矣，不亦远乎？」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泰伯》）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子罕》）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先进》）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颜渊》）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子路》）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子曰：「君子道者三，吾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辟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宪问》）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卫灵公》）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

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季氏》）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阳货》）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微子》）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

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天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张》）

《左传》

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昭公二十年）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天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已率常，可矣。」

（哀公六年）

《孟子》

《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子？」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

（《公孙丑上》）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